

黄易作品集

19

异侠系列

边荒传说

边荒传说

甘肃文化出版社

黃易

◆ 異俠系列

邊荒傳說

〈卷十九〉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边荒传说/黄易著. —兰州: 甘肃文化出版社. 2003. 3

ISBN7-80608-778-8

I. 边... II. 黄...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16881 号

边荒传说

(香港) 黄易 著

责任编辑: 管卫中

封面设计: 靳与刘设计顾问

封面题字: 钱开文

封面题图: Michael Lau

出版发行: 甘肃文化出版社

社 址: 兰州市庆阳路 230 号

电 话: (0931) 8276014

印 刷: 广东省东莞市篁村蚝江印刷厂

开 本: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

印 张: 88

字 数: 1000 千字

印 数: 001—10000 套

版 次: 200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7-80608-778-8

定 价: 200.00 元/套 (20 册)

作者简介

黄易乃新一代科幻和武侠小说作家，自创“玄幻系列”和“异侠系列”，以独特的笔调，深刻的思想，妙想天开的情节，动人的性格意境，深受中港台读者热烈欢迎，俨然带起了一股新品种小说的潮流。虽说其中真正的影响，现时言之仍是过早，但黄易小说却毫无疑问正走在时代的尖端上，以最奇异的笔下世界，以他那种震撼性的方式和风格，进行着对这时代的深省，无论在他超时空的国度里，又或在古老日子里，武道的追求中，他都在寻找人类超越自己的可能性。看他的书，便若跨越了现实和幻想的边防，踏足于一个接一个玄异的梦域里。



邊荒傳說

◆
卷十九

第一章 战云密布

拓跋珪独坐主帅帐幕内，心中颇有点犹疑不定。自懂事以来，他做事从来干脆利落，决定了的事也从不后悔，可是今次因牵涉到他最好的兄弟燕飞，他首次苦恼起来。

早在多年前，他已看中边荒集优越的地利，所以刻意经营，终于在边荒集取得一席位。除了通过边荒集大做南北贸易外，边荒集亦成为他掌握天下形势变化的耳目。

消息并非单是来自飞马会，而是他另有一个情报渠道，亦用以监察飞马会对他的忠诚。在争取到现在一族之主的地位和权力前，他一直受族内和邻近各族的排挤和迫害，令他养成不轻信任何人的心态。

没有人可以例外，除了儿时直至现在仍是最好的兄弟燕飞。燕飞是永远不会出卖他的，只恨燕飞体内流的有一半是汉人的血，使他对汉人同样是那么亲近。

在北方，惟一令他畏惧的人只有慕容垂。他虽然自负，仍知在现今的形势下，如慕容垂全力对付他，他拓

①

跋珪必无幸免。

慕容垂确不愧北方第一兵法大家，只看他两次攻陷边荒集的手段，就可看出他的高明之处，根本没有人能樱其锋。

可是燕飞把一切扭转过来，击杀竺法庆，令弥勒教于旦夕间瓦解，亦使慕容垂阵脚大乱。只要来攻他的是好大喜功的慕容宝，他拓跋珪已踏出统一天下最重要的一步。

南方自谢安、谢玄去后，余子再不被他放在眼内。桓玄、司马道子和孙恩之辈，不论谁人成为南方最后的胜利者，都难以和他斗胜争雄。南方只有一个人，能令他担心。

目前他最大的障碍是慕容垂，不过慕容垂有个致命的弱点，就是纪美人。

拓跋仪揭帐而入。

经过一夜休息，拓跋仪疲态尽去，精神抖擞，正准备动身往边荒集去。

拓跋珪没有抬起头来瞧他，仍是一副思索的神情，淡淡道：“坐！”

拓跋仪在离他半丈许处坐下，默待拓跋珪发言，到此刻他仍不晓得为何拓跋珪把他从整装待发的马队急召回来。

拓跋珪终于朝他望过来，平静而坚决的道：“你今次回边荒集，我要你杀一个人。”

黄易

◆ 异 史 系 列



拓跋仪愕然道：“杀谁？”

拓跋珪若无其事道：“刘裕！”

拓跋仪虎躯一震，说不出话来，心中却翻起滔天巨浪。他的心态实在很难向任何生活在边荒外的人解释，包括拓跋珪在内。杀个人对拓跋仪只是等闲的事，可是边荒的荒人正处于空前团结的境况，人人肝胆相照，任何试图破坏荒人团结的行动，都是反荒人的恶行。

他接管飞马会，是淝水之战后的事，可是他已深深投进边荒集的生活去，感到边荒集与他不但荣辱与共，且是血肉相连。

他感到自己再不了解拓跋珪，至乎有些反感，更清楚自己不会执行这拓跋珪派下来的特别任务。

拓跋珪道：“我们是兄弟，目前更是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，你心里有什么话，尽管说出来。”

拓跋仪叹道：“如杀死刘裕，我们如何向小飞交待？”

拓跋珪现出一丝冷酷的笑意，轻轻道：“想置刘裕于死地的人这么多，只要你手脚干净点，谁会怀疑到你身上去呢？”

拓跋仪苦笑道：“刘裕现在已成边荒集的主帅，又得江文清和屠奉三的支持，若事情败露，我们会成为荒人的公敌。且最大的问题是刘裕并不容易对付，以孙恩和司马道子的实力，到现在仍没法办到，这个险是否值得我们去冒呢？”

拓跋珪双目神光闪闪，仍是语调平和的冷然道：“我知道要你去做这件事，实在违背你一向做事的作风，不过为了统一天下的大业，我没有选择余地。我认识刘裕这个人，曾与他并肩作战，从个人的观感出发，我还有点喜欢他。不过勿要看此人在现时虽似与南方的局势无关痛痒，事实上他的影响力却是与日俱增。我们的小飞摧毁了弥勒教南下作乱的大计，亦同时造就了他，使他置身于非常特殊的位置，而在某一非常时期，他可以产生的作用实是难以估计。”

拓跋仪皱眉道：“那或许是很多年后的事，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，不是要应付慕容垂的反击吗？收复边荒集，把慕容垂拖在荥阳，该是首要之务，如我们杀死刘裕，恐怕会影响荒人整个反攻大计。”

拓跋珪微笑道：“要杀刘裕，只有一个机会，就是在此反攻边荒集的一战里，时机由你掌握，错过了机会永不回头。现在他对你仍没有戒心，以你的聪明才智，肯定可以把事情做得妥妥当当。”

拓跋仪低声道：“我仍可以畅所欲言吗？”

拓跋珪耸肩道：“这个当然！你和小飞，都是我拓跋珪最信任和欣赏的人。”

拓跋仪苦笑道：“到此刻我仍不明白非杀刘裕不可的道理，即使杀了他，燕飞仍只会过他向往的生活，救回纪千千后，他也不会回到你身边来。”

拓跋珪从容道：“根本不存在燕飞是否回到我务边

的问题，我和小飞永远是最好的伙伴和战友。至少在与慕容垂的生死斗争上，我与小飞站在同一阵线，荣辱与共。”

拓跋仪终忍不住，直截了当的问道：“那为何非杀刘裕不可呢？且须冒着与小飞反目的大风险？”

拓跋珪双目亮起凌厉的光芒，旋又收敛，沉声道：“南方诸雄里，当然以桓玄声势最大，所占地理位置亦最优越，现在有聂天还作他的走狗，更是如虎添翼，不过此人生性专横高傲，终不是成大事之辈。其次到天师军，孙恩不单玄功盖世，且智比天高，只可惜天师道一向被江左世家视为邪道，如孙恩想席卷南方，必惹起建康同仇敌忾，上下齐心，拼死反抗。这是思想之争，没有任何化解的可能。”

拓跋仪听得心中佩服，拓跋珪虽身在长城之外，可是对南北形势，却是了如指掌，观察透彻入微，极具远见。

拓跋珪续道：“司马道子虽掌握建康军权，本身亦是有勇有谋之辈，但因向与南人最崇拜的谢安为敌，又纵容王国宝之徒作恶，更勾结弥勒教，所以不得人心，终不是众望所归之人。至于北府兵，虽强胜一时，却是群龙无首，刘牢之和何谦两大头领在任何一方面均远及不上谢玄，又互相倾轧，似强实弱。南方在四大势力斗个你死我活下，你认为会出现怎么样的情况呢？”

拓跋仪答道：“当然是战火连绵，南方大乱。”

拓跋珪叹道：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，刘裕成为最有机会冒尖的人，因为不论上下军民，没有人不怀念谢安、谢玄在世时安乐繁荣的日子，而刘裕正是不言而喻的谢玄继承人，兼之有边荒集作他的后援，只要他懂得顺应民心，南方终有一天落入他的手上。”

拓跋仪听得哑口无言，拓跋珪说的是他从没有深思的情况，尽显拓跋珪异乎常人的想像力，高瞻远瞩的过人视野。

同时他晓得拓跋珪对慕容垂已是胜券在握，可是他怎能有此信心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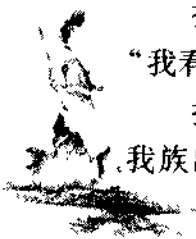
拓跋珪双目杀机遽盛，冷然道：“假若没有刘裕，南方将会陷进长期的斗争和内乱，那时只要我成为另一个苻坚，我可以轻易收拾南方的残局，完成我族多年来的梦想。哼！我是绝不会犯苻坚的错误。现在你明白了吗？假如我有别的选择，我不会动刘裕半根毫毛，可是竺法庆伏诛，却完全扭转了刘裕的命运，如再让他收复边荒集，我最害怕的情况将会出现。与其让刘裕茁壮成长，异日更麾军北上攻击我们，何不根绝他子微时，扑灭他这个火头，否则由他惹起的大火，将成燎原之势，直烧往北方来。”

拓跋仪沉重地呼吸几口气，终于同意，点头道：“我看着办吧！”

拓跋珪淡淡道：“今次随你回去的人中，有三位是我族出色的高手，且是悍不畏死的勇士，你就看着办

董易

◆ 并快系





邊荒傳說

◆
卷
十
九

吧！”

拓跋仪适时重申效死的忠诚，然后怀着沉重的心情，施礼告退。

慕容宝进入慕容垂的治事堂，后者正伏案处理桌上的文件。

慕容垂仍埋首工作，没有抬头的道：“坐！”

慕容宝在一侧坐下后，慕容垂轻描淡写的退：“王儿怎样看拓跋珪这个人？”

慕容宝双目立现杀气，狠狠道：“我一直不喜欢拓跋珪这个人，总觉得他是野性难驯，心狠手毒。”

慕容垂仍没有朝他正眼瞧来，道：“你凭什么对他有如此印象？”

慕容宝微一错愕，思忖半晌，答道：“或许是从他的眼神，你可以从他的眼睛看出他心中想的，与说出来的是两回事。此人天性自私冷酷，为求目的不择手段，更没有自知之明，不自量力。”

慕容垂终于往他望去，双目精芒闪烁，沉声道：“王儿如果只看到这些表象，试问朕如何敢放心让你去对付拓跋珪！”

慕容宝一震道：“父皇！”

慕容垂终放下手上的工作，挨往皇座，悠然道：“慕容冲被人杀了！”

慕容宝失声道：“什么？”

慕容垂道：“消息在一个时辰前传至，慕容冲的左将军韩延发动兵变，攻杀慕容冲，立将军段随为燕王。”

慕容宝仍是震惊未止，喘气道：“怎会发生的呢？”

慕容垂道：“此事来得突然，却非没迹可寻，以慕容冲为首的鲜卑人，自苻坚被杀，他们又占领长安，夺得大批粮货财物子女，个个归心似箭，迫切要求东归故地，但慕容冲却恋栈长安，不愿东归，于是慕容冲道和手下将士间产生严重的分歧。在我们攻陷边荒集之前，慕容冲还可以以我们在关东囤驻重兵一事作借口，拖延东归的大计。现在我们兵力既被分薄，且不住调兵集结于荥阳之北，准备反攻平城和雁门，慕容冲在再没有借口下，仍要留在长安，因而被手下看破其用心，不生变才是怪事。”

慕容宝道：“如此岂非西燕兵会立即出关东来？”

慕容垂沉吟片刻，道：“段随始终不是慕容氏宗室，其威望和实力均不足以服众，只因事起突然，慕容冲又没有防备，方被其所乘。当以慕容永为首的宗室势力反扑时，段随和韩延肯定没有还手之力。不过无论谁当上西燕之主，都不得不出关来，寄望能从我们手上夺回旧燕的土地。所以只要我们制造一个有利他们出关的形势，西燕兵当会倾巢而出，那也是他们灭亡的时刻。天上怎可容两个太阳，西燕是我们的枝叶，只可统一在我慕容垂一人之下。”

慕容宝恭敬的道：“王儿明白！”

慕容垂凝神打量他半晌，沉声道：“慕容永是知兵的人，手下更是兵精将良，兼从苻坚手上抢得大批粮资武器，并不容易对付，且我们还须兼顾边荒集，所以我必须改变计划，留此坐镇，与慕容永等人斗智不斗力，以接收他手上的实力。而对付拓跋珪的事，则交由你全权负责。”

慕容宝兴奋地大声答应，道：“王儿必不负父皇所托，敢问父皇有何指示？”

慕容垂道：“拓跋珪此人非是等闲之辈，不可神以轻心。幸好他现在羽翼未成，手下不到三万人，兵力薄弱，根本没有抵抗的能力。所以只要你能坚持下去，直攻至盛乐，掠夺他的战马和子女，终可令拓跋珪国破族亡，绝不可能有另一个情况发生。我会给你八万精骑，先收复雁门和平城，再在长城内外设立坚寨，以保粮资的供应源源不绝，与拓跋珪打一场以扎实为重的持久战，拓跋珪必败无疑。”

慕容宝起立下跪道：“慕容宝领命！”

慕容垂长长吁出一口气，心忖北方已有一半落入口袋里，同时想起纪千千，如让她目睹自己歼灭西燕的整个过程，她会否对自己的观感改变过来呢？

孙恩立在海岸边一块巨岩上，盘膝静坐。

自从边荒回来后，天师道的事务分别交给徐道覆和卢循两徒打理，自己全心全意修炼“黄天大法”，以应

付平生劲敌“大活弥勒”竺法庆。

道德三千六百门，人人各执一苗根。谁知些千玄关窍，不在三千六百门。

孙恩自创的“黄天大法”，上承道家之祖老子的《道德经》，再集两汉道法的大成，渊源自黄老，法授天人，已达超凡人圣之境，非是一般武术能望其项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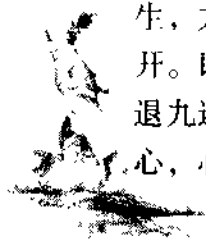
竺法庆虽为佛门外道，至乎被授为邪魔妖孽，可是其“十住大乘功”，却是源自佛门正宗，再加男女采补之术，实是佛门心法的另类异彩。

道佛之争，自汉代以来从没有平息过，他和竺法庆分别是代表道门和佛门最顶尖儿的人物，他们的决战，已是命运注定了的。

他的“黄天大法”，说到底仍是炼心之法。初层炼心，是炼未纯之心，屏情去妄，心照于空。二层炼入定之心，炼心合气，氤氲氤氲，神功初奠。三层炼心，是名天地之心，一阳来复，炼心进气，玄关窍成。四层炼退藏之心，玄关乍现，得气功成。五层炼筑基之心，取坎填离，积金人腹，结丹累气。六层炼了性之心，玉液还丹，由后天转为先天，血自化为白膏，意自凝作赤上。七层炼已明之性，以有投无，以实灌虚。虎向水中生，龙从火里出，龙虎相搏，猛烹极炼，全身灵窍皆开。以先天制后天，性命合而为一，成大还丹功法，七退九还，至此存神明性，道心水不动摇。八层炼已复之心，心定存神而通明，要使身中先天真气，尽化为神，

黄
易

•
序
後
系
明



身中之神，能遨游于外，灵则动，动则变，变则化，出神入定，不为物境所迷，炼心成神。

孙恩在多年前已炼心至第八重功法，可是自此即再无寸进，幸好自边荒集回来后，他的精气神均处于最巅峰状态，所以他掌握时机，潜修最高的第九层练功心法，现在身处东海大岛翁洲，更感到突破在即。

第九层练心，练的是还虚大法。当他到达第八重功法，早臻随心所欲的境界，可是灵不虚则不能包涵万物，所以必须练至众有皆空，清虚一线，盘旋天地之间，是我非我、是空不空，天地有毁，虚空不毁。乾坤有碍，惟空无碍，所以神满虚空，法周沙界。此“黄天大法”之最，无以加矣。

“轰！”

孙恩从巨岩上升起来，举手长啸。

他梦寐以求炼精化气，炼气化神，炼神还虚的“黄天大法”，终于取得大突破，成就至高无上的心法。

只要将来能“炼虚合道”，他将可以白日飞升，破空而去。

就在此时，他感应到卢循正全速往他得成大法处赶来，显是有非常重要的消息。

当天师道德披天下，便是他功成身退之时。

第二章 千里战书

刘裕由东门入城，立即被把门的兵头截着，道：“刘裕你回来得真是时候，头子昨天才发下命令，只要见你回来，立即押你老哥去见他。”

头子是刘牢之另一个军中的呢称。

刘裕笑道：“是否要上手铐？”

那兵头叫方勇，曾和刘裕一同接受探子的训练，与刘裕稔熟，探手搭上他肩头，朝城内走去。欣然道：“你老哥现在是大大有名的人，谁敢对你不敬。坦白说，我也有些佩服你，到现在仍死不去、活生生的在老子眼前出现，你奶奶的！你是否戴了什么宝贝护身符，被人怎么打都不死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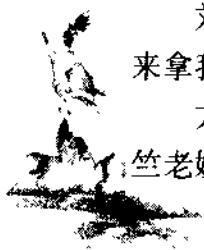
把门的北府战士见到刘裕，都举手致敬，口呼刘大哥，态度崇敬亲热。

刘裕笑道：“护身符欠奉，烂命倒有一条，你要便来拿我的命吧！”

方勇着人奉来两匹马，开怀笑道：“岂敢岂敢！连竺老妖都栽在你手上，谁敢拔你半根毫毛？”

黄易

◆ 历史系



刘裕接过马缰，愕然道：“杀竺老妖的是燕飞，为何算到我头上来？”

方勇笑道：“不是一样吗？燕飞是你的战友，你是边荒集的主帅，当然是由你巧施妙计，方能在那样的情况下干掉竺老妖，完成玄帅的遗愿。此事传至广陵，轰动全城，人人提起你老哥，都要竖起拇指，说一句‘英雄好汉’，你确是了不起。”

刘裕开始明白燕飞斩杀竺法庆对自己声誉的影响，又感受到谣言的夸大失实处。不过北府兵兄弟一厢情愿的想法，正代表自己与他们荣辱与共，亦代表着他们心里极待填补的一个缺陷，就是他们需要继谢玄后的另一个英雄，作他们的心灵支柱，而那个人现在已变成了他刘裕。

只要他能再次光复边荒集，北府兵年轻一辈，将人人向他归心，视他为另一个谢玄，而此为他手上最大的筹码，道：“上马吧！我也想见刘爷呢！”

孙恩神采飞扬的立在巨岩边缘处，细听卢循一一报上从建康来的最新消息，潮浪一重一重的相继而来，打上巨岩，溅起高达数丈的浪花。

一个消息比一个消息震撼，当他听到竺法庆被燕飞斩首，终于动容道：“这是不可能的。”

卢循以带点嘲弄的语气道：“竺法庆肯定名大于实，否则怎会饮恨于蝶恋花之下？”

孙恩缓缓摇头，柔声道：“竺法庆确有真材实料，